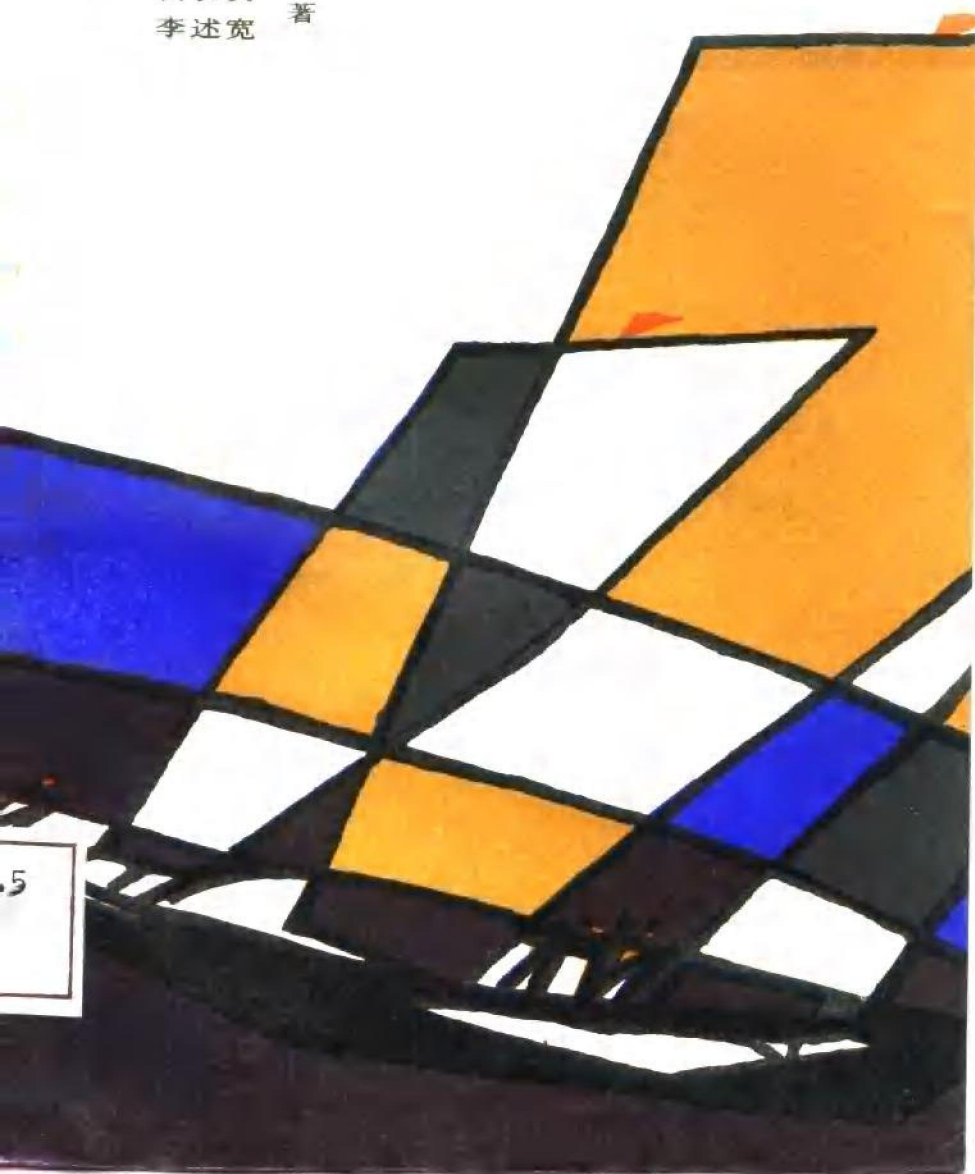


贼船

岳长贵 著
李述宽



贼 船

岳长贵 李述宽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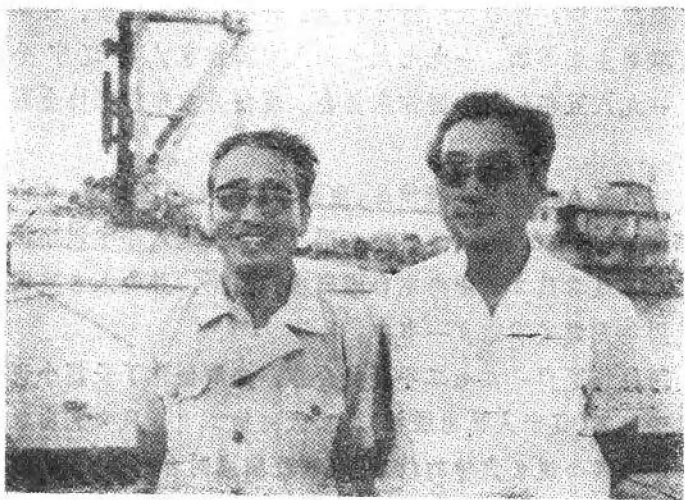
贼 船

岳长贵 李述宽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217,000字数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2插页 印数 1—6,220册
	定 价：2.3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参加当年甲午海战的抗敌将士后辈子孙陈海柱和他的伙伴们大平、董林林、吕小品、海丫、秦芙蓉这几个性格各异的少男少女，出于一种好奇心，偷走了老海怪爷爷的一条船，出海捕鱼去了。不幸，在与风浪搏斗中，渔船被冲坏，海柱从高高的桅杆上跌入大海，大平们漂流到孤岛。于此，孩子们与一条走私船遭遇，几乎成了“鱼罐头”，被海盗头目——海柱之父陈广利给关押在船舱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孩子们曾经为他扎了花圈，开过追悼会的海柱，由于义犬黑子相救，死里逃生，来到了孤岛，救出了被关押的伙伴。于是，孩子们又同海盗们（其中包括海柱与其父陈广利之间的冲突）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要问孩子们如何捉拿了海盗头目陈广利，又如何夺走了贼船，破获了这个罪恶累累的走私集团，请读者展卷阅读这部笔调浑厚，色彩迷人，情节紧张，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简洁流畅的作品，定会知晓其中的奥秘。



岳长贵（左） 李述宽

作者小传

岳长贵，一九三九年生于辽宁省东沟县孤山北侧岳家屯。一九六二年大专毕业后回家乡的一所中学任教。一九七九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东沟县文化馆副馆长。

一九六二年开始创作，早期作品有短篇小说《社里的人》、《摆渡口》、《扁担的故事》及剧本《新的起点》等。其中《扁担的故事》被译成十三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并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李述宽，一九三六年生于东沟县前阳乡榆树村。一九五九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广播站编辑、县委办公室主任、丹东市文联副主席等职。一九七九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丹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九五八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唱不够》、《山雀惊飞》、《瓜瓜看瓜》。其中《唱不够》被选入小学识字课本，《瓜瓜看瓜》被中央电台灌制成广播剧，并收入《建国三十周年儿童文学选》一书中。

两位作家自一九七二年开始合作，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风浪口》（辽宁人民出版社）、《大海情》（春风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大橹的故事》（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葫芦夫妻小传》；短篇小说集《瓜瓜看瓜》（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个少女的呐喊》等。此外，还发表了五十多个短篇（包括儿童文学），其中《我的傻二黑》、《愿每滴水都汇入大海》两篇，选入浩然主编的《中国农村小说大观》（农村读物出版社），童话《小狸猫告状》获辽宁省首届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贼船》是他们合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目 录

- 1 老海怪的船丢了 (1)
- 2 一封美国来信惹出的麻烦 (6)
- 3 一个少年的烦恼 (21)
- 4 从五台山回来的人 (31)
- 5 “盗船贼”在点将台聚会 (43)
- 6 半路杀出个红衣少女 (52)
- 7 出水芙蓉 (62)
- 8 黑狗送来的信 (77)
- 9 装满故事的小船 (86)
- 10 第一次发现大海这样美 (98)
- 11 老海怪被包围了 (114)
- 12 从海里捞上来个小瓷佛 (128)
- 13 蟒岛有个小黑孩 (140)
- 14 他们得到了一张海图 (155)
- 15 龙宫取宝 (162)
- 16 “燕青弟子”巧逛黄土集 (175)
- 17 海上跃起一条龙 (191)
- 18 船被抛弃在荒岛上 (206)

19	用贝壳穿成的花圈	(220)
20	他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山洞	(237)
21	遇上了海盗	(254)
22	他们变成了“鱼罐头”	(264)
23	海神庙里的搏斗	(280)
24	面前站着个女海盗	(294)
25	“幸子迷”的悲剧	(306)
26	不沉的“致远舰”	(316)
	后记	(330)

1 老海怪的船丢了

老海怪花了一万多块钱造了一艘新船，没等下水就丢了，真是活揪心！

他象从云端一下子跌进海里，脚下的大地如同波浪一样地起伏着，心里好似钻进无数只小蟹子，在夹钳、在咬噬。他就这样飘飘忽忽地走遍了全岛，仍未寻见船的踪影。最后又回到拴船桩前，一屁股坐下来，将发烧的额头抵在冰凉的混凝土船桩上，嘴里哼哼唧唧地冒出两句不着板眼的戏文来：

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

谁似我无尽头！

……

老海怪今年六十三岁，是喝苦海水长大的。十几岁就上船给鱼霸打提溜钩*。解放了，翻身了，他才有了自己的船。可这船很快又变成一口总也填不满的大锅**，在海上漂了三十

*打提溜钩：旧社会，鱼霸剥削渔民的一种方式。

**大锅：指“大锅粥”。

多年，船漂破了，人也老了，他依然过着跟打提溜钩时差不多的清苦日子。“我给鱼霸打提溜钩那膻……”他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给晚辈人“忆苦思甜”。后来，当他发现连穿开裆裤的娃娃都用手指头堵住耳朵眼时，他脸红了：风波浪里几十年，给后辈儿孙留下的，只有这句话吗？那不成了申公豹*，眼睛总瞅着走过的路？不，趁着这几年海上风平浪静，得给后代儿孙留下点什么！他紧赶慢赶，想让这艘新船抢在“大汛潮”前下海，哪知竟出了这码事！

“盗船的小子你吃了虎心豹子胆，
我倒要探探黄河几成干？……”

老海怪这遭不是在唱，而是在吼了。他亢愤地站起身来，皱纹巴巴的老脸不住地抽动着，两只红虾虾的眼睛怪模怪样地瞅着这座小岛。目光象锥子一样的锐利，仿佛能将盗船贼从岛上的任何一个隐蔽角落抠出来！

这是一座马蹄状的小岛。

据白胡子老渔民讲：这是大早大早以前，一位天神骑的龙马腾跃飞奔，在海面上踏出的一个蹄子印。

岛上长满高大的古松和低矮的灌木，在阳光的照射下，闪出一片绿莹莹的光。近年新盖起的别墅式的住宅错落其间。红色的屋顶，各种颜色瓷砖“造面”的墙壁，被树木的缝隙分割成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方的、圆的、菱形、多边

*申公豹：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一个人物，因他的两脚是倒长的。他往前走时，实际是在后退。

形，远看很象是一座绿树掩映着的海上花山！只有屋顶矗起的“铁蜻蜓”，高高地伸向蓝天，仿佛要朝高空腾飞。

这是中国领海最北端的一个岛屿。也许是过于偏僻的原故吧？过去除南来北往的船只偶尔在“站锚”外，很少有人在这里长期定居。自打九十多年前民族英雄邓世昌在这里泊过战舰，才开始有了人烟。有人说，如今岛上的居民，就是当年“甲午海战”中幸存者的后代，谁知道哩？不过，那年红卫兵“扫四旧”，却从一些人家搜出缝着“水勇”字样的北洋水师*士兵服来。……

想到这里，老海怪摇了摇头他那花白的头。他不相信，这些已经富裕起来的“北洋水师”的后代会去作贼。

那么，船哪去了呢？盗船贼到底是谁呢？

嘿，在不知不觉中，海潮却偷偷摸摸地涌到老海怪的眼前。不过，它们却不是盗船贼，而是一群淘气的顽童，捧着、抱着雪白的花束，前挤后拥地奔过来，毫无顾忌地向老海怪的身上、脸上抛洒。他刚转过身子，这群淘气鬼便嘻嘻哈哈地大笑着逃回海里。撂下一片象镜子面一样平滑的大海滩。勾腕虾扭着腰肢，跳起了“迪斯克”；赤甲蟹三五成堆地绞钳在一起，好似在进行着一场难解难分的摔跤比赛；亮晶晶的海钱，急匆匆地往一起聚拢着，仿佛赶着去布一个叫不出名目的“方阵”。

再往远处望，凡是目力可及的地方，都是一片汪洋大海。天连水，水接天。老海怪“踏”了一辈子浪，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天空是从海那边升到高处去呢，还是大海本身已经变成了天空？激荡的海波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烁着粼粼的光。既象大鱼

*北洋水师：清朝末年训练的一支海军。

的鳞角，又象漂浮着一层金箔。时不时地，可看到“起水”的鱼虾跃出海面的雄姿，逗引得贪馋的海鸥“啾啾”直叫。……

这一切，对一个丢了船的人来说，具有多大的诱惑力呀！

老海怪又摇晃了一下花白的头，从喉咙深处发出一个悠长的叹息。随之，将那双红虾虾的眼睛闭上了。但眼里已注满了泪水，以致他那两簇长睫毛都湿漉漉的，象浸在水里。

蓦然，他的两眼张开了：原来，那群“淘气鬼”又涌了上来，奔腾的脚步更快，嘻笑的声音更响！他不由自主地伸出两只小筐箩般的大手掌接着。“花束”变成了水，从他的指缝流了下去。但在他的掌心却留下一片鞭炮的碎屑。他五指收拢起来，将这片被海水浸泡得已辨不清颜色的鞭屑握住，紧紧地贴到自己的胸口上。——这是昨天他的新船“海怪号”下水试航时燃放的呀！那个名叫海柱的孩子，象只轻捷的猴子一样，噌噌几下就爬到桅杆顶上，两腿往粗粗的桅杆顶梢一夹，一手擎着一盘鞭，嘣哩啪啦地燃放起来。五颜六色的鞭屑随着呛人的烟雾，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真好似天女撒花。还有那个鲁大平，从他手中接过舵把便驾驶起来。前进、后退、左打舵、右转弯，把船操纵得就象一匹驯服的小儿马。嘻嘻，都是一帮有出息的孩子呀！

一个年轻渔民走过来：

“大伯，我刚才已经检查过啦，连块断绳头都没找到。这说明，船不是断绳跑的。缆绳松开的可能性也不大，昨天我是结了个猪蹄扣儿系的。我结的猪蹄扣儿可结实啦，系到三、五百斤重的猪蹄上，任它怎蹦跹都拽不开……”

在这年轻渔民说话的当儿，“老海怪”迈开双脚，他先是

绕着拴船桩转绕了一圈儿。然后，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着留在地上的脚印。

海滩湿漉漉的，留在上面的脚印就象刻的一样，显得十分清晰。

年轻渔民象发现新大陆般地叫起来：

“大叔，快过来，别破坏了现场！我马上到边防派出所报告，只要留下脚印，就不愁逮不住盗船贼！”

老海怪却将脑袋晃了晃：

“不必啦，我晓得这些盗船贼是谁啦！”

说着，用手捋了捋胡子，象走台步似地绕着拴船桩走了一圈儿，莫名其妙地发出一阵狞笑，笑得眼角的皱纹分成燕尾般的三叉。凹陷下去的两腮象吹喇叭般地一张一缩，眯缝着眼睛神秘地说了句：“好小子，跑到龙王颌上捋须来啦！”跟着便唱起来：

哎，也是俺连年里时乖运蹇，
可可与那个恶哪吒打个撞见。
唬的我以没头鹅胡蹦乱窜，
打雁的反倒被雁把眼翎。
得令台台仓……

老海怪倒剪着双手，两脚跟着戏文的节拍，一摇三晃地走开了。倒把那青年渔民弄了个大头鱼撞网桩，懵里懵怔。他发了一会儿呆，冲着老海怪的背影，不由地说出声来：

“不怪人都叫你老海怪，你就是个怪人，一万多块钱的船丢了，哭都哭不出韵儿，你倒唱开大戏啦！”

2 一封美国来信惹出的麻烦

那是十天前的一个傍晚。无风无浪。泊在港湾里的船一动都不动，好似焊在一个水晶池里。

老海怪躺在船舱里低矮的地铺上。满舱弥漫着一股新鲜的松脂香。他两手叉起垫在后脑勺上，两条腿支起来，如同两张犁弓，随着收录机播放的京剧节拍有节奏地摇晃着。

包龙图年八旬已成老朽，
坐开封四十载从朝到暮哪得停留。
从卯牌天未明直到申牌之后，
直被那流水似的案卷埋住了头。
这紫龙袍拘得我难抬双手，
下玉阶步步艰好似坠楼。
月俸钱作人情也还不够，
反和那权舍豪门结下冤仇：
将一个鲁斋郎推出斩首，
葛监军也被我打入牢囚。
下陈州打黄袍断过太后，
铜铡铡掉了陈骍马的头……

虽说老海怪是个摇大橹的，对京剧、评剧、河南梆子都有一种特殊的喜好。这大概也跟他使了一辈子船有关，一个人在海上，睁开眼是水，闭上眼还是水，连个唠嗑儿的都没有，哼哼几声，或者喊上几嗓子，也可解解闷儿。可别说，他的嗓音宽厚洪亮，喊上几声还蛮有味的哪。听说年轻时在孤山戏院子当过“票友”，跟名角施小楼一起串过戏哪！如今老喽，缺牙短齿的，说话都漏风，上不去台啰，但闲里无事总喜欢嚎嘹两口儿，仿佛一时不唱嗓眼儿发痒似的。

老海怪拿腔作调，正唱在兴头上，忽觉舱口一黑，从上边伸下两只沾满污泥的赤脚来。这两只脚，每个脚趾间都夹着一只铜钱大小的石板蟹。蟹子全是活的，蟹爪直抓挠。有一只蟹爪差点儿抓破老海怪的脸。

老海怪却并不生气，他垫在后脑勺上的两只手一用劲儿，上半截身子坐了起来。屏住气，趁那两只脚又一次伸下来，猛地往下一拽，“噗通”，从上面掉下一个人来。老海怪未等他落到地，便将两只粗壮得象小檩条样的胳膊一张，接住，并就劲搂在怀里。用他那毛刷一般黑硬的胡茬一个劲地往那人的脸蛋上蹭。边蹭边笑嘻嘻地笑着问：

“你这只小鸟儿，不是整天在笼子里蹲着的，今儿怎飞出来啦？嗯？再敢不敢戏弄我这老头子啦？好一出《陈州糗米》，叫你这个小混球给打扰啦！”

“哎哟哎哟，海怪爷爷，人家有个话儿要跟你说！”

“说吧说吧，我这两只耳朵可有点儿背，听得见浪吼，可听不见蚊子哼。唉，叹只叹我老眼昏花，打人无爪咬人无

牙，闲里无事哼几句戏文，偏又撞上你这个恶哪吒！”

“耽误你唱戏文了是不？”

“可不，小衙内到陈州粃米，依仗他父亲的权势，用紫金锤打死张愍古，儿子小张愍古拦住包大人的轿喊冤，这冤还没等伸，又冒出你这个小衙内来！”

“海怪爷，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你们的爹妈一味地对你们娇生惯养，到头来，非把你们惯成一个个‘小衙内’不可。唉，不说了，不说了，我这也是咸盐吃多了——闲（咸）扯蛋（淡），管那些闲事作甚？”

本是个钓鳌人，
倒做了扶犁叟，
笑英布、彭越、韩侯。
我如今紧抄定两只拿云手，
再不出麻袍袖。……

“海怪爷爷，看你，人家有火烧眉毛的事情要跟你说，你倒又嚎嚎嘹嘹地唱起来了，俺可不是来听你戏文的！”

老海怪这才把半截戏文憋回去，眨巴着两只红虾虾的眼睛问：

“噢，大平，你要跟我说甚么？”

老海怪边问边闭掉了收录机，同时将那盏风雨灯捻往上捻了捻，昏暗的船舱立刻亮了起来，可以看清楚舱内的一切了：一张低矮的单人床，两只竹编的矮凳，一台单卡“三

洋”收录机。舱壁上还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张渔区分布图，外捎着一个特大的酒葫芦。

同时，灯光也照亮了这个名叫大平的少年的脸。那张稚嫩的脸是圆的，那两只聪颖的大眼睛也是圆的，再加上那张总习惯略张开呈圆形的嘴，整个面部构造，仿佛是用圆规画出的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圆。只是嘴巴上长的那层淡黄色的毛茸茸的胡须，说明他已到了由孩提向青年过渡的年龄了。

大平从兜里掏出一张硬纸折，在老海怪眼前晃了晃，神秘地说：

“海怪爷，你猜这是什么？”

“什么我也不稀着。”

老海怪故意把脸扭到一边，装着不去看，待大平精神稍一松懈，他冷不防一把夺过去。先是凑到眼睛上瞅了一下，跟着，又将那盏风雨灯提起来，靠到眼前照着，又仔细瞅了瞅，他那围着浓密大胡子的嘴巴突然露出个洞，惊讶地喊起来：

“什么？这不是个‘死期’存款折儿？你怎拿出来啦？”

大平那两只圆溜溜的眼睛射出两道异样的光彩来，噙着嘴唇，伸出一根指头朝存折一指：

“你再看看那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头？”

老海怪又将存折往灯前凑凑，一字一字地读出声来：

“鲁、大、平！怎么，这个存折是你的？”

“嗯哪，海怪爷，你摆船不是欠了不少饥荒？你拿去用吧。”大平倒是挺大方。

老海怪半信半疑地瞟了大平一眼，又将目光盯在那张存折上，用食指戳着存款金额栏里的数字：“个、十、百、